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論議說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賢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

禮



禮記卷之三十一  
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爲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聞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旣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

端其疇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儻焉曰自爲主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儻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旣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綌。諸侯之冠也。蓋務爲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



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方云辨哲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子爲祖者也何以爲宗曰公子非宗也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爲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

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爲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爲之祖爲之祖故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爲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爲大宗之道



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爲五宗，而其變至於窮，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爲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嫡，則如大宗；死爲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爲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爲公子之宗道，則非別子爲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戚君於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爲小宗者以之。先王之

道，由祖而宗，猶木之由本而爲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爲嫡庶之說，過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鈔本故號爲小宗者以之，爲字之上有爲宗二字。

貞女論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



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昏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旣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鬯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



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方云精確

譜例論

世之爲譜學者。稱歐陽氏蘇氏。予攷二家之書。小異而大同。蓋其法使族人各爲譜。而各詳其宗。夫人各詳其宗。則譜大備。而可以至於無窮。此其善也。而蘇氏又曰。古者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

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皆從小宗。而虛其大宗之法。而予之爲說異于。是夫古者有大宗而後有小宗。如水之有本而後有枝葉。繼禰者繼祖。繼曾祖者繼高祖。者世世變也。而爲大宗者不變。是以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而不至於散者。大宗以維之也。故曰大宗以收族也。苟大宗廢。則小宗之法亦無所恃。以能獨施於天下。予又以爲譜者。載其族之世次名諱而已。其所不可知者。無如之何。其所可知者。無不載也。夫使世次名諱之既詳。則不必縣定以爲宗法。而宗法存焉耳。故歐陽氏



蘇氏以有法治無法吾以無法寓有法是吾譜之所  
以異也

水利論

吳地痺下水之所都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  
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  
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谿  
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甬里經華亭青龍江以入海  
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  
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上  
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

旁批皆五

利所以松江日隘昔人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

之小快別鑿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日失

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

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宋揚州刺史王濬

以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紆谿為渠滄直達

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

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

失之愈遠也太倉公為人治疾所診期決死生而或

有不驗者以為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

而死後之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



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為本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行其所無  
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嗟夫近世之論徒區區于三  
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松江亦不過疏導目前壅滯如  
浚蟠龍白鶴匯之類未見能曠然脩禹之跡者宜興  
單鏐著書為蘇子瞻所稱然欲脩五堰開夾苧干瀆  
以截西來之水使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  
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為民之害亦  
為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為利哉太史公稱  
此段揚中作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禹治四海之水

而獨以河為務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

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吳地尚有婁江東江與淞

江為三震澤所以入海非一江也曰張守節史記正

義云一江西南上太湖為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

湖為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本言二水皆松江之

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

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大抵說三

江者不一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為近蓋經

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

據張守節正義淞  
江東江皆水之東處  
入海道獨有婁江一  
故而已故二江皆曰上  
獨婁江曰下震澤以  
為二水皆淞江所分  
流語未為明析王



東江至海鹽入海自  
海塘築新而此路遂  
徑入海之道只有吳  
松江矣然太湖杜津

尚有崑山之劉家河  
入海又有常熟之白  
茆港入大江欲專力  
吳淞亦未為定論也  
委小感秦川記  
專力吳淞亦本單鐸  
單書詳在石湖吳  
郡志亦感筆

之境書以告成功而松江由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  
也由此觀之則松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  
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儼揚子江而深濶當與  
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  
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治松  
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  
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濶深水勢洪壯與揚子  
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此文崑山常熟二本  
後半大異細觀之崑  
本為優  
今從之

### 水利後論

單鐸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菱蘆叢生泥  
沙漲塞欲開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淤土鑿堤  
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蚬安亭江使湖水由華  
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  
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  
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  
殆非鐸之所及今不鐸去堤岸而直為千橋亦守常  
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  
江之說以為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  
古江開洶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惟確欲復古道



闕下脫二字以後  
又財及當時之浦  
觀之可見今補正

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  
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  
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  
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  
邾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邾氏自言  
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  
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旣廣若徑直  
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塗使如今  
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  
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  
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  
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  
檢司又自新涇西南蒲漚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  
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邾氏所見之浦尚有  
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時之浦至本朝  
之開江廼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卑微  
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  
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  
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



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  
惜區區漲沙菱蘆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  
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自  
今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五年秋雨七日夜  
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  
之何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鼈  
之憂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  
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畝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  
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  
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  
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  
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  
浦勢尤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  
所矣

三途並用議

有光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  
進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  
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  
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



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學

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旣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



在於修太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管  
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  
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 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  
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  
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  
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之乙榜而與  
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  
之後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  
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愚又怪  
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  
粟買馬窆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  
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繇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  
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  
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旣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  
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  
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  
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  
而不爲法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  
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晞知府  
况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



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  
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  
制典機密豈謏謏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  
事旁招俊又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  
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  
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  
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  
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  
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在任四年舊刻誤作  
徐熙今依國史正之

按徐瞻正統七年爲  
兵部尚書以吏起家

### 馬政議

王世

竊惟古之馬唯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  
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  
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  
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  
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  
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  
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  
之苑馬卽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  
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



帝伐馬少而始有假毋歸息之令亦兵興一切之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牧其擾不及於民而馬之盛如此我國家苑馬之設卽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旣繫於官而民以爲非民之所官旣委於民而官以爲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効亦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旣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敝必至于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



以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爲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爲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銀爲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輸子粒爲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

移之於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旣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比復恣爲姦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攻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淵致駮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徂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爲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



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

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注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刈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僕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埽堆以為監牧之地。而盡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方云通達吏務之言。

樂倭議

此議作於壬子秋。見第八卷上。從制方蓋嘉靖三十年也。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

此是正論中幅所謂得  
人以事實故者第就目  
前言之乃希世度務之  
論也亦謂徐之耳



事詳魏書高句麗傳

東與儋耳相近。而都於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未嘗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遂因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為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線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姦民冒禁闕出。失於防閑。事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國。敢肆馮陵。魏正始中。宣武於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餘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上將。專制海外。九黠。實得征之。方貢之愆。責在連率。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

先據大義以策時事

破衆論之疑

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形勢實能制之。况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搗其國都。繫纆其王。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由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創艾。而甘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為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為祖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於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

次就時勢以為條約



奈何不思復 祖宗之舊而直為此紛紛也所謂必  
 於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  
 也又多飢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於外海  
 而禦之於內海不禦之於海而禦之於海口不禦之  
 於海口而禦之於陸不禦之於陸則嬰城而已此其  
 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為  
 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  
 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司閉城坐視四郊之  
 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效死而倭不  
 能犯矣

此云文分兩段說前段禦倭終始之論後段是日前所定之策又云見識以通筆力斬截

應置別集

一首一尾中分二段一段  
 奇兵設伏截殺之法一  
 段正兵調撥策應之  
 法設伏截殺則吳淞所  
 一軍及沿海諸大將用  
 也調撥策應則白茆諸  
 寨及沿海各軍衛可用  
 也首言嬰城自保非  
 計末言拘牽之法不  
 合於律意專所以破有  
 司拘牽之見但中悔第  
 二段說正兵處又有委  
 任百姓所信向者使主  
 委應云第一段言  
 禦之之法大要至深然  
 禦敵但須兵民并力

備倭事畧

此篇錢宗伯置之別集公移中今仍舊刻附禦倭議之後蓋以類相從也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在村  
 落為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厓厓嬰城自  
 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  
 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  
 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  
 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  
 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為得也見今  
 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  
 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於數勝

禦之之法大要至深然  
 禦敵但須兵民并力



法兵事及招徠我民  
被掠不能歸者  
意便覺勢勢考  
差易於眩惑王

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為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為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為戒。又城壁崩圯。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飢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為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率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

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為一。專為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

意應云第二段言守  
之法在相度險要  
要設備又須令知  
在處之文法解散又



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穿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懼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沮撓倘有疎虞卽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

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甘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



志危云未段言民兵  
不足恃大軍不及待必  
須便宜調遣隨軍策  
應而後可以供禦之用

當時失在于有司嬰  
城自保而不知調禦之  
方及遣調禦則又須請  
旨動調大軍雲云以為

敵於隘處該伏截  
殺則城可不守而固  
能調撥沿海軍衛  
則可幸藉大軍而  
獲勝也而當事者  
難之何也則以拘碍之  
注動引擅調官軍為  
解耳故以段說刷尤  
最切要所謂捕  
鼠須變頭也凡通多  
必便以此徹遠不特  
打穿後壁則所言  
終是含糊云

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遏盜  
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為當俟請旨  
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  
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  
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為名今倭賊馮陵  
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  
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  
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  
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  
動以擅調官軍為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二款

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遙遠者並  
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  
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  
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  
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  
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  
月不開百姓嗚嗚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  
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  
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  
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



此云市理曰通議論  
國暢可與六一相上下  
又云壁畫皆中兵机  
孫文士所敘言

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况  
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既  
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然  
而已乞蚤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殄  
滅有期不煩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深藏  
事勢

### 三江圖敘說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  
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  
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  
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

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  
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  
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  
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定脩崑山志言大  
海自西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  
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  
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  
目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史記正義曰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



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淞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白蜺湖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其分處號三江口顧夷吳地記淞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庾仲初注揚都賦太湖東注爲淞江七十里有水口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蓋淞江之有婁江東江如岷江之中江北江九江其實一江耳昔賢以此解淞江下之三江口非以爲禹貢之三江也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瀆由白蜺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澤湖

自急水港至白蜺江入澱湖而注之海以正義吳地記求其所在則淞江北行七十里分流者當在今崑山之境說者徒欲尋求二江而不知由淞江細弱所以奇分之水遂不可見續郡志云崑山塘自婁門歷崑山以達于海以劉家港爲婁江意亦附會也

### 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



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  
庶尹允諧曰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  
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  
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  
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  
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  
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  
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  
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  
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  
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  
獸儀鳳凰皆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  
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  
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  
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  
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  
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上號二石  
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  
之志焉

○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已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反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陳伯生字說

海虞陳生之名曰寅未知所以尊其名也問言於余余字之曰伯生而爲之論天地生人之始蓋混混然也既而天開於子子者滋也氣於此而始滋也地闢於丑丑之言紐也言氣之始固也人生於寅寅者言萬物之生蟣蟣然也然則寅者人生之時也故謂之寅則生氣莫盛焉三代異尚而孔子以夏時告顏子所以治天下之道世之君子以爲孔子之意在於改



正朔而已而不知其有取於生之道也顏子退而得其旨故不數數於爲天下而請事斯語至於三月不違仁焉是乃所以服膺孔子所謂行夏之時也吾人相與並生於天地之間所以知樂其羣而有禮義慈讓之心者夫亦有此生理而已或曰寅者敬畏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舜之所以命伯夷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周公所以稱中宗也夫孰知夫寅者生道也心生故能直清能自檢於天命嗚呼世之君子不知人生於寅之旨而徒曰敬畏者鮮不至於助忘而失其本余故以伯生爲寅之字此乃舜典與無逸之本旨也悟者必以予言爲然矣

### 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子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



此段用筆妙如雜  
入物一轉一深

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  
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  
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  
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  
非晏然逸已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  
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已而已也志乎古者爲耕  
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 東隅說

東海之際謂之東隅西海之際謂之西隅南海之際  
謂之南隅北海之際謂之北隅中央之際謂之中隅  
人知四海之際謂之隅庸詎知中央之謂隅也知中  
央之爲隅庸詎知四海之隅不謂之中耶子適於其  
東而號曰東隅庸詎知三海之際不有與我相角者  
從三海之際而觀之而號曰東隅去三海之際而觀  
之庸詎知我爲東隅者故東隅者適然者也方物之  
生各有所適蜀人奚必知越越人奚必知燕哉今子  
處乎東者也循是以西天不加圓地不加方循是而  
又東天不加墮地不加傾弭節乎賜谷之地總轡乎  
扶桑之墟仰角宿之且啓曜靈之藏遊遨乎春宮泛  
觀乎溟渤夷然隱几而嘘倚梧而吟者也故東隅者



適然者也適然則幾乎道矣

### 懷竹說

夏太常風流雅韻寄於楮墨間意之所至揮洒所及有不自知雖爲好事者所珍襲然不足以爲太常重蓋太常非命於竹者也適也而其子孫懷之者非囿於竹者也情也君子之於其先雖涕唾遺物莫不可珍而悽愴惕有不能自己者然予有進於是焉子孫之身卽祖宗之身也竹猶懷之而况其身乎凡人作事無法浪言苟行此心漫然任其所之皆由於無所懷之故知所懷也則竦息顧慮擇地而蹈將不能以一日自安况曰吾祖宗之身乎被髮跣袒而號於市人謂之狂俄而纓冠振履揖讓進退人卽以爲儒者在乎懷與不懷之間也爲太常子孫者必慎而言顧而行深自貴籍若持重寶焉惟恐失之斯善懷矣苟徒出於一時感動俄而忘之注意於殘楮敗墨間而失其所以重非君子所謂孝思也予祖母實太常之孫女玄孫煥與予爲表弟以懷竹自命予故勗之如此云

### 朱欽甫字說

朱欽甫名邦奇以其字弗協也欲更之歸子曰古之



有名別稱而已不必其美也其有字也爲卑者設也  
諱名而已不必其協也必美以協之者非古也雖然  
有教焉君子不廢也子之字足以爲教而徵諸其名  
何謂弗協乎蓋欽者天下之事之所以成也此心少  
不出於欽而橫潰恣肆將隳敗而不可舉而精神意  
慮之所遺者多矣是以號爲天下之奇材者知其無  
以易乎欽而欽者所以用奇者也驕駟之馬羈馬鞭  
策而馳騁乎千里之途梗梓豫章參天之木必就規  
矩而充乎棟梁之用若必泛駕必銜轅必擁腫屈曲  
以爲奇者非奇也君子之道智足以高天下而不輕

用其智勇足以懾天下而不輕用其勇有絕世之姿  
而常不敢有先乎庸人之心故其智勇奮而天下莫  
能當若必狂走叫號挾其所貴而希心於躋池之士  
以爲奇者非奇也昔者帝堯之時天下之英才並庸  
於朝於是僉舉治水者莫能出鯀焉夫英賢之聚也  
治水之大任也而莫能舍鯀也則鯀者天下之奇材  
而弗欽焉其與庸無幾兵之詭變君子惡之然吾讀  
孫子之書多警畏之辭而以處女用脫鬼孫子之爲  
奇者無出於是欽父可以類觀矣胡可更也吾嘗聞  
其崖畧於洛閩諸君子欽甫不以予言爲迂當爲欽



父終日陳之

### 周時化字說

周永寧時化居婁門年甚少卽舍所學遊于諸侯王故趙王賢而好書時化挾書以往王頗優遇之旣而之大梁今鎮平王中尉西亭公尤賢而好書故時化歲時往來大梁一日過余求爲其字之說古者冠而字賓爲之辭禮也時化冠久矣而其名與字又無當也然古之命名不必皆有其義字而賓贈之雖不當冠之時可也昔漢東平王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議者多稱鳳策而不知王求書而不予何漢示之不廣也國家太平二百年王子雖無事任而禁網濶畧故得時購四方之書廣廈細旃從容論道豈非天子之賜而國家永寧之効歟而時化亦得以其時彈鋏而遊於侯王之門蓋比于天地之陶鈞而蟲魚皆獲自遂其生此其所以自喻者其在此也

### 莊氏二子字說

莊氏有二子其伯曰文美予字之曰德實其仲曰文華予字之曰德誠且告之曰文太美則飾太華則浮



浮飾相與。敝之極也。今之時則然矣。夫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巧不如拙。辨不如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爲文。莫若以質爲文。質之所爲。生文者無盡也。一日節縮十日。而羸衣不鮮好。可以常服。食不甘珍。可以常飧。故曰。賁無色也。賁爲無色。非無色而後賁也。吳在東南。隅古之僻壤。泰伯仲雍之至也。予始怪之。而後知聖人之用心也。彼以聖賢之德。神明之胄。目覩中原文物之盛。秘而弗施。乃和于俗。若入裸國而顧解其衣。以其民含朴而不可以漓之也。洎通上國。

始失其故。奔潰放逸。莫之能止。文愈勝。僞愈滋。俗愈漓矣。聞之長老言。洪武間。民不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飾。市不居異貨。宴客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強不暴弱。不及二百年。其存者有幾也。予少之時。所聞所見。今又不知其幾變也。大抵始於城市。而後及於郊外。始於衣冠之家。而後及於城市人之有欲。何所底止。相誇相勝。莫知其已。負販之徒。道而遇華衣者。則目睨視。嘖嘖歎不已。東鄰之子。食美。食西鄰之子。從其母而啼。婚姻聘好。酒食晏召。送往迎來。不問家之有無。曰。吾懼爲人笑也。文之敝。至于



是乎非獨吾吳天下猶是也。莊氏居吾里中，獨以朴  
素自好，務木力業，供役于縣，為王家良民。德實自樹，  
立門戶而德誠，贅王氏，皆以敦厚為人所信愛。此始  
流風末俗所浸灌而未及者，其可不深自愛惜，以即  
其所謂實而勿事於飾，求其所謂誠而勿事於浮禮，  
失而求之野，吾猶有望也。

方云：理太淺而筆甚雅，殆因其人而  
言之。

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  
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  
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

娶子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  
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惟聚之日，蓋少  
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  
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  
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  
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  
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為夷惠之儔。夫士  
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  
之仕，子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  
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為流俗之人，苟得爵



震川先生集卷之三  
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雜文

書安南事

安南自黎利立國之後世修職貢正德十一年安南王黎暲爲其下陳暠所弑國人立其兄子諲陳暠逃據諒山累年討平之嘉靖元年莫登庸立諲弟慮而專有其國會 天子新卽位詔賜外使至龍州界移告諒山衛無所答知其國內亂未達而返其後登庸鳩殺黎慮立己子登瀛僭號改元而黎諲死清源府國人奉其子寧爲世孫十五年 天子以皇子



生諭少傅言頒詔高麗安南時安南不賓貢者二十一年兩廣大臣歲歲牒問未得其要領 天子慨然欲發兵誅之而雲南人亦奏安南人武嚴威犯邊於是少傅言言 天子繼天立極君主華 安南負固爲逆久不來庭無所逃於天討 太宗皇帝之兵初分兩道而入蓋安南地域東起廣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臨安之元江爲界而廣西龍州所必由之道憑祥州則其要害也西則由臨安經蒙自縣河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四五百日程耳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罰負固不服則侵放弑其君則殘

蠢茲有苗實負三罪上千天討自速滅亡聲罪正名可傳檄而定矣明年黎寧臣鄭惟僚潛走京師奏言登庸逆亂之故乞正天討譯問惟僚言往者憑祥州關隘梗阻海東長慶高平安平歸化安西沿邊州峒土官以非安南故所往來不爲假道惟僚挾宗圖奏章入商舶中隨風飄至占城餘二年始得來見 天子議者以朝廷方欲興師而使者忽至恐有詐請遣人到邊牒驗之而置惟僚錦衣衛密室中惟僚奏去國日久不知國內存亡牒問恐泄事機賊將生計曠日彌月是絕世孫之望阻國人心而顯惟僚不爲



國之罪也。逆徒文書多於憑祥。上下凍龍州。昔惟僚帥師攻諒山。使黃公顯迎朱埴。朱埴者故國王所遣告急使也。可問憑祥州人某年月果有諒山衛官黃公顯將兵會上官李珠攻上琴行廬社。以水牛黃牛謝李珠。可驗鄭惟僚黎氏臣也。天子於是再下廷

臣議決攻討之計。

少傅言貴溪夏文愍公也。崑山刻本誤作賢考當時無其人。今正之。

書郭義官事

郭義官曰和者。有田在會昌瑞金之間。翁一日之田所經山中。見虎當道。策馬避之。從他徑行。虎輒隨。翁馴擾不去。翁留妾守田舍。率一歲中數至。翁還城。虎

送之江上。入山而去。比將至。虎復來。家人呼爲小豹。每見虎來。其妾喜曰。小豹來。主且至。速爲具飯。語未畢。翁已在門矣。至則隨翁帖帖寢處。冬寒。臥翁足上。以覆煖之。竟翁去。復入山。如是以爲常。翁初以肉飼之。稍稍與米飯。故會昌人言郭義官飯虎。鎮守官聞欲見之。虎至庭。咆哮庭中。人盡仆。翁亟將虎去。後數十年。虎暴死。翁亦尋卒。嘉靖癸丑。翁孫惠爲崑山主簿。爲子言此。又言歲大旱。禱雨不應。衆強翁書表焚之。有神憑童子。怒曰。今歲不應有雨。奈何。令郭義官來。今則不得不雨。頃之。澍雨大降。然翁平日爲人誠



朴無異術也。予嘗論之，以爲物之驚者莫如虎，而變化莫如龍。古之人嘗有以參之，而佛老之書所稱異物多奇怪。學者以爲誕妄不道，然予以爲人與人同類，其相戾有不勝其異者。至其理之極，雖■狄禽獸無所不同。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學者疑之。郭義官事要不可知，嗚呼！惟其不可知而後可以極其理之所至也。

書張貞女死事

張貞女，父張耀，嘉定曹巷人也。嫁汪客之子客者，嘉

張云叙深虐事及節烈而以此生李習之叙高慈如楊烈婦自謂不在孟堅伯喈之下

此文及下篇有過之無不及也 又云馬班之筆

興人僑居安亭，其妻汪姬多與人私，客老矣，又嗜酒，日昏醉，無所省。諸惡少往往相携入姬家飲酒，及客子娶婦，惡少皆在其室內，治果殽爲歡宴。姬令婦出，徧拜之。貞女不肯，稍稍見姑所爲，私語夫曰：「某某者，何人也？」夫曰：「是吾父好友，通家往來久矣。」貞女曰：「好友，迺作何事？若長大，若母如此，不媿死耶！」一日，姬與惡少同浴，呼婦提湯，見男子驚走，遂歸母家，哭數日。人莫得其故，其母強叩之，具以實告。居久之，姬陽爲好言謝貞女，貞女至，則百端凌辱之。貞女時時泣語其夫，令謝諸惡少，復乘間從容勸客曰：「舅亦宜少飲。」



史記蒙恬傳恬嘗書  
獄典文學

竊意所搜者必存檢  
頭或縱脫屬非析發  
之梳亦非織悅梳也梳  
亦何可析

梭字應仍梳注純系  
辨之極詳後氏之依  
元本

漢書廣川王修梭梳  
其陰中詩大雅昏梳  
庸共鄭箋梳毀陰也

酒客父子終不省反以語嫗輒致榜掠惡少中有胡  
 巖最桀黠羣黨皆卑下之從其指使一日巖眾言曰  
 汪嫗且老吾等不過利其財且多飲酒耳新娘子誠  
 大佳吾已寢處其姑其婦寧能走上天乎遂入與嫗  
 曰小新婦介介不可人意得與胡郎共寢即權然一  
 家吾等快意行樂誰復言之者嫗亦以為然謀遣其  
 子入縣書獄嫗嘗令貞女織幌欲以遺所私奴貞女  
 曰奴耳吾豈為奴織幌耶嫗益惡之胡巖者四人登  
 樓縱飲因共呼貞女飲酒貞女不應巖從後攫其金  
 梭貞女詈且泣還之貞女折梭擲地嫗以已梭與之  
 又折其梭遂罷去項之嫗方浴巖來共浴浴已嫗曰  
 今日與新婦宿巖入犯貞女貞女大呼曰殺人殺人  
 以杵擊巖巖怒走出貞女入房自投於地哭聲竟夜  
 不絕明日氣息僅屬至薄暮少蘇號泣欲死巖與嫗  
 恐事泄繫諸床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  
 縛貞女椎斧交下貞女痛苦宛轉曰何不以刃刺我  
 令速死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脅又捽其陰共  
 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縱火焚其室鄰里之救  
 火者以足蹴其尸見嚇然死人因共驚報諸惡少皆  
 潛走一人私謂人曰吾以鐵椎椎婦者數四猶不肯

漢書廣川王修梭梳



死人之難死如此貞女死時年十九耳嘉靖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也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女奴歷指曰是某者縛吾姊某以椎擊某以刃刺嫗罵惡少曰吾何負於汝汝謂姑殺婦無罪今何如嫗尋死於獄貞女爲人淑婉奉姑甚謹雖遭毒虐未嘗有怨言及與之爲非獨亢然蹈白刃而不憚可不謂賢哉夫以羣賊行污閨闈之間言之則重得罪不言則爲隱忍抑其處此尤有難者矣自爲婦至死踰一年而處汪氏僅五月或者疑其不蚤死嗟乎死亦豈易哉嘉定故有烈婦祠貞女未死前三日祠旁人皆聞空

中鼓樂聲祠中火炎炎從往中出人以為貞女死事之徵予來安亭因見此事嘆其以童年妙齡自立如此凜然毛骨爲竦因反覆較勘著其始末以備史氏之採擇按梭常熟本作梳竊謂金梭必是織幌之梭非櫛髮之梳也當以聲相近而訛耳

張貞女獄事

初胡巖父子謀殺貞女傭奴王秀故嘗與嫗通後已謝去巖以金餌之呼與俱來本欲焚尸以滅跡又欲誣貞女與王秀私而自殺其造意爲此兩端蓋今豪家殺人多篡取其尸焚之官司以其無跡輒置不問故殺人往往焚尸爲吏者不可不知也火起人來救

張云書一獄事而上下內外極重之罪俱見者意点次筆以有力斧之痕此等史法能去絕罕矣



史記春申君信李園  
弱人也

看只通篇立微  
會之狀只用幾个虛  
字運轉其大手筆

先生評史記有形消起  
伏撥頭又云起頭要斷而  
不斷篇中頗具此法  
他文亦多如此

此種人近日更多

頌繁頌讀日容謂寬  
容之不控控也漢少惠  
帝紀得且大夫吏六百  
石以上及官皇亭而知

之巖裸身著草履其衣為血所濺卒無衣易也人或  
謂胡郎事如是奈何巖疾視曰若謂有何事耶亟令  
汪客詣縣且如所以誣貞女者會汪客醉臥縣門外  
而貞女父張耀已先入告之矣耀弱人其婦翁已得  
巖金教耀獨告朱旻及典史來驗巖尚揚揚在外為  
賂驗者貞女喉下刀孔容二指尚有血沫噴湧作人  
裂其頸謾曰無傷者盡去其皮膚青腫寸斷如畫紋  
脅及下體皆刀傷血流車人盡呼冤或奮擊作人縣  
令亦知作人受賂然但薄責而已一日令晝寢夢金  
甲神人兩膊流血持刀前曰殺人者胡鐸胡巖也不

速成此獄當刺汝心令驚起問左右知有胡巖巖父  
胡堂令因謂堂鐸聲近訛也逮女奴鞠之遂收巖等  
先是嫗貲千金悉寄巖家巖以是益得行金求解時  
有張副使罷官家居與丁憂丘評事兩人時時入縣  
縣令問此兩人張顧丘曰老法司謂何丘曰殺一女  
子而償四五人難以申監司也蓋令多新進不諳法  
律又獄上御史常慮見駁損傷聲譽故以惑之令果  
問計兩人教令以雇工人奸家長妻律坐王秀足矣  
以故事益解巖等皆頌繫方俟十五日再驗貞女遂  
釋巖等會令至學諸生告以大義令方慚悔回縣趣



名女有罪當盜械在  
皆頌繫刑法志年八  
十以上一歲以下及至  
去未乳師未傍當鞠  
禁去頌繫之

召巖等巖等自謂得釋兩人亦坐縣治前候獄定即  
持金回也令忽縛巖等以朱墨塗面迎至安亭且遣  
人祭慰貞女兩人相顧變色遁去安亭市中無不鼓  
舞稱快時吳中大旱四月至于六月不雨及是大雨  
如注巖復賂守卒斃姬于獄欲以絕口且盡匿其金  
令亦疑巖所為然但薄責守卒而已先是貞女之死  
數有神怪至是暴姬尸于市汪客夜持棺欲竊飲之  
鬼數百羣逐汪客去令猶以兩人言欲出為從者會  
女奴指周綸實以椎擊貞女鞠問數四不易辭令無  
如之何獨貸朱旻旻是夜實共殺者不獨于戶外竊

聽而已獄已具兩人猶馳赤日中泊舟所居數里外  
竟日相謀丘曰我至大理此獄必反張對人稱巖猶  
曰胡公其無人心如此貞女之外祖曰金炳炳父楷  
成化乙未南宮進士第二人為涪州知州以卒貞女  
死時炳家近先往見其尸得金遂不復言及母黨之  
親多得其金雖張耀亦色動其族有言而止予論貞  
女事已詳又著其獄事以志世變即此一事其反覆  
何所不至獨侍猶有天道也嘉靖二十七年七月書

貞婦辨

張貞婦之事邑宰訊鞠之詳傳爰之當昭昭揭日月

方云叙法本史遷此極  
用意之作。篇中一尚  
字兩猶字而然但字皆  
見世文及眾要



于天下矣或疑貞婦之未得爲烈也曰其遜于母氏也胡不自絕而來歸也曰義不能絕于夫也有妻道焉遂志而亂倫非順也曰其來歸也胡不卽死曰未得所以處死也有婦道焉潔身以明汙非孝也然而守禮不犯矚然于泥滓之中故以淫姑之悍虐羣兇之窺闖五閱月而逞其狂狡也曰其犯之也安保其不汙也曰童女之口不可滅也精貫日月誠感天地故庶婦一呼桀夫披靡水不能濡火不能熱蓋天地鬼神亦有以相之不可以常理論者夫事有先後迹有顯闇要之至于死而明矣屈子之沉湘賈生猶病其懷此故都文山繫于幽燕王炎午生祭之以文彼賢者猶不相知如是哉雖然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貞婦之事今日所目見者也謂不得爲烈者東土數萬口無此言也彼爲賊地者之言也嗚呼綱常與天地終始而彼一人之喙欲沉埋貞婦曠世之節解脫羣兇滔天之罪吾不知其何心也作貞婦辨

書里涇張氏妾事

嘉靖三十四年冬倭賊退屯海上予得間返安亭故廬時寇氛尚未息而三四年來吳中之士女被戮辱



者多矣亦往往有女子之義烈者予方欲咨訪論著之而未及也去安亭二十里近夏駕浦地名里涇有婦張氏其夫死夫之弟攘其田廬逼嫁之婦遁逃兄所夫弟偵其兄出劫以如所許陸氏者爲婦婦卽絕食陸氏婦女老嫗日與居說之不答十月晦竟縊死予嘗讀漢史稱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奕父僞病篤召女扶抱載之至郭氏女命張四燈與奕相見因勅左右辦浴入室揜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今婦之死於陸氏與采同然采高陽天下名族荀慈明之女知書學問爲

是易也田里之婦區區不失其志難矣哉命也婦不死於賊邂逅迫脅與遇倭者何以異婦之夫弟歸其屍葬於故夫之旁以成還陰之志予友廣平尹張德芳書來告予予問之里涇人良然遂書之

### 言解

言惡乎宜曰宜于用不宜於無用言之接物與喜怒哀樂均也當乎所接之物是言之道也終日而談鬼人謂之無用矣以其不切於己也終日而談道人謂之有用矣以其切於己也夫以切于己而終日談之而不當于所接之物則與談鬼者何異孔子曰庸言



之謹。非謂謹其所不可言。雖可言而謹耳。道之在人。若耳目口鼻見之者不問。有之者不言。使人終日而言。吾耳若何。吾目若何。吾口與鼻若何。則人以爲狂。謬矣。實有耳目口鼻者。不待言也。飢者言食。而飽者不言。寒者言衣。而煖者不言。昔者宰我子貢。習聞夫子之教。而能爲彷彿近似之論。其言非不依于道。而當時擬之。以爲言語之科。夫學者之學。舍德行而有言語之名。爲宰我子貢者。亦可恥矣。曾子曰。唯顏子如愚。二子不爲無實之言。而卒以至於聖人之道。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之重言也。如是。聖人非以言爲

重者也。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道也。

方云。致有爲而後理。雖稱偏而又特之。

### 解惑

嘉靖己未會闈事畢。予至是凡七試。復不第。或言翰林諸學士素憐之。方入試。欲得之。甚索卷。不得。皆歎然失望。蓋卷格于簾外不入也。或又言君名在天下。雖嶺海窮徼。語及君。莫不歛衽。獨其鄉人必加詆毀。自未入試。已有毀之者矣。旣不第。簾外之人又摘其文。毀之。聞者皆爲之不平。予曰。不然。有舉之而吾得焉。是舉之者勝也。而擠之者不勝也。有擠之而吾失焉。是擠之者勝也。而舉之者不勝也。有譽之而吾得



焉是譽之者是也而毀之者非也有毀之而吾失焉  
是毀之者是也而譽之者非也彼其人若非且不勝矣  
而又何足與辨乎彼其人既是且勝矣而又何可與  
較乎夫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人  
不得而舉與擯也不得而譽與毀也是有天命焉實  
未嘗舉也未嘗擯也未嘗譽也未嘗毀也昔年張文  
隱公爲學士主考是時內江趙孟靜考易房趙又爲  
公門生相戒欲得予甚而不得後文隱公自內閣復  
出主考屬吏部主事長洲章梈實云君爲其鄉人必  
能識其文而章亦自詭必得然又不得當是時簾外

誰擯之耶子路被愬於公伯寮孔子曰道之將行也  
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孟子沮于臧倉而曰吾  
之不遇魯侯天也故曰有天命焉晉樂廣嘗與客飲  
酒客見盃中有蛇惡之歸而疾作時河南聽事壁上  
有畫漆角弓作蛇形廣以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  
問客所見如前廣因告所以而客疾遂愈今或者之  
言皆盃中之蛇類也作解惑

○道難

當周之時去先王未遠孔子聘於列國志欲行道晨  
門荷蕢沮溺丈人之徒皆譏之孔子不以爲然而道



大氣淳厚如曾子  
固

竟不可行。其與學者論政。未嘗不歸於道。如答仲弓。子張之問仁。皆言政也。諸子有志于治國。而春風沂水之趣。終不及曾點。故孔子舍三子而與點者。以此。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至論君子小人。皆以學道爲主。則孔氏之門。雖所施有大小。其與孔子之治。天下一也。自管仲申商之徒。以其術用於世。其規畫。皆足以爲治。然皆倍于道。故莫不有功效。而禍流于後世。後世言治者。皆知尊孔氏黜百家。而見之行事。顧出於申商之下。天下當積世弛廢之餘。一旦欲振起之。而無所主持。如庸醫求治。療雜劑亂。投欲如中。

叙事与前相应針  
綏甚密不可草者  
通

商一切之術。已不可得矣。永年蔡先生之守蘇州。其志汲汲于爲道。務在節用愛人。倣周官州黨族閭屬。民讀法之政。而時進學者與之語道。吳故大郡先生。獨常從容于吏治之外。有春風沂水之趣。然習俗安於其故。或竊有異議。先生稍不自安於心。卽悠然長往。學者與小民之慕愛。如失父母。而余門人沈孝年已及艾。有原憲之貧。先生獨喜其論經有師法。時延進存問。以二千石之重。念及蓬華之士。其留意境內之人才。若此。余爲令吳興。竊拜先生之下風。不敢以今世之吏自處。而鄧析之徒。爲謗日甚。先生之門。時

左傳宣九年鄭駟歎  
投鄧析不用其竹刑竹  
刑折折造之刑也



列子柳折搯兩可之說  
謂無窮之存當子產  
執政作刑

亦有傳其言者。唯先生不然。曰：歸君以大道治縣。汝輩何以述此言？予曾不能如先生之所許。然同心之言，未可以為世人道也。余官邢州，去永年百里。先生還家，久始知之。因造其廬，留飲食，共語，畧不以官爵為意。獨言及為守事，不覺悵然，以不克盡其志也。時風雪滿庭，送予出門，約明春共游太行。余以入賀留京，尋有滁州之命，欲還過永年，與先生別，作道難以為贈。此云蕭寧參古波讀之使人意消川雲嶺月探之不盡

懼讒三首

班孟堅為蒯通傳贊云：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

來禍敗多矣。昔子輿謀桓而魯隱危，樂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瘞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懼哉！自漢以來，其如此類，覆邦家者何限！然小人之害君子，而國與身亦受其禍，故史得而載之。若人有陷人於不知之中，如射工沙虱，使人與國家受其陰禍，而世莫能言之，已又逃其人，刑天譴此，尤可痛也。



唐史載盧絢嚴挺之皆爲明皇所屬意李林甫竟以計去之使明皇若初不知此兩人者至於人主之所不及知者林甫能容之進乎德宗時李希烈反欲遣使而難其人盧杞薦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遂陷魯公竟爲希烈所殺小人之於君子鄉上之所惡則毀以害之鄉上之所善則譽以害之杞之於魯公是也人主非至明安得不墮其計哉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君子不幸與之遇能自全者鮮矣

韓文公爲人坦直計無所致惡於人爲國子博士相國鄭公賜之坐索其所爲詩書卽有讒於相國者又有讒於李翰林者語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君子之致惡於小人豈有知其所以然哉文公作釋言以自解旣自云不懼而何爲作此文累數百言以此見文公懼讒之深也

### 甌喻

人有置甌道旁傾側墮地甌已敗其人方去之適有持甌者過其人亟拘執之曰爾何故敗我甌因奪其甌而以敗甌與之市人多右先敗甌者持甌者竟不能直而去噫敗甌者向不見人則去矣持甌者不幸



備之乃以其全句結甌易其不全甌以其不全甌易其全甌事之變如此而彼市人亦失其本心也哉

性不移說

人之性有本惡者荀子之論特一偏耳未可盡非也小人於事之可以爲善者亦必不肯爲於可以從厚者亦必出於薄故凡與人處無非害人之事如虎豹毒蛇必噬必螫實其性然耳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之言萬世無弊者也易曰小人革面小人僅可使之革面已爲道化之極若欲使之豹變堯舜亦不能也

重交一首贈汝寧太守徐君

昔博昌任彥升好擢獎士類士大夫多被其汲引當時有任君之號及卒諸子流離生平知舊莫有收卹之者平原劉孝標泫然悲之乃著廣絕交論余以爲孝標特激于一時之見耳此蓋自古以來人情之常無足怪者今世取士之制主司以一日之知終身定門生之分而諸省解試類以御史監臨主司之權遂移于簾外往往州縣官皆得閱卷其所取士亦謂之門生太倉陸虞部子如昔在嚴郡有事浙闡所得士三人其二人則汝寧太守長興徐子與岳州守餘姚



金某也虞部既沒二子鳴陽鳴鑾頗不能自振汝寧前奉使吳中尋訪其家厚加存卹今年虞部故時第宅爲人所侵汝寧書抵岳州復爲書展轉訟理卒得其直劉子所謂羊舌下車之泣郈成分宅之惠于今見之天下知篤門生分義者多矣然不能不以形勢爲厚薄其于二十年不忘于既沒之後者蓋未之見也二子念無以報其從父兄明謨爲求余文以爲贈夫汝寧敦行古道其于爲義不啻毫毛何足復稱述于其側雖然客有謂信陵君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

公子忘之也吾知汝寧之能忘而二子烏能已于不可忘哉作重交一首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震川先生集卷之四

崑山後學徐秉義

七





